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三

川西道三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
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
誨雖廣演言教而惟以無念為宗時相國杜鴻漸出撫

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厯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
值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
空慧寺而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
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
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游勝境聞先師居貴封
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振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
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
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

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
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
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
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
焉久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
澄淨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
也於時庭樹鴟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鴟去已又問師聞
否曰聞公曰鴟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佛世

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闕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復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

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
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
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
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
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
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
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
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

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
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
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
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
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
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
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
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

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後居保唐寺而終

唐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雖善講說而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經反初服去已入軍壘逾年間闕逃難還入緇行大厯中暴亡入冥見主者訶責境畢命鬼卒引入地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倘入地獄三世諸佛即成妄語矣主者詰之對曰雄俊曾讀觀音經有下品下生者其人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

得往生後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
若有可信應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系曰
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強善
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往淺
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蕪傳此語云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詭異不倫恭慢
無定唐建中年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
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不灼能變金石

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
說法或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
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或將乃
重之遂留連為置酒肉褒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
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
酣喜謂尼曰可為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
迅起摩跌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吐曰婦
女風邪遂徑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

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
喜笑曰無草草徐舉三尼乃筇竹枝也血乃向來所飲
酒耳喜又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
血污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
口能歌唱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
安之輒無癰痕時時言人吉凶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
都有人供養數日忽不欲住乃閉闕留之喜即入壁縫
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

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年前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便得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

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
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
冥契心印無相嘆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
為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
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
施虫虫羣毗陶然知化靚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
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

二日示疾儼然跏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南
康王為立碑自撰文書丹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
居於岷蜀間多年往因有疾後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
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
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
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呵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
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與僧同名復曾為僧

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後不測其終

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端應交現遂誓捨身刻苦為期忽於殿中焚香次覩地屋皆為琉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琉璃色焉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以慈憫為懷嘗在房中

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攀躍從吾乞救汝
速出視之門人出無所見徙倚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
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焉江
所居法聚寺蓋蜀王秀所造有仁壽中文帝所樹舍利
塔云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
夢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
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

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
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
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
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
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為四月八日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
不第從戎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
別娶求為僮者因得疾服嫗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

末乃洞主所放出婦是胡女也

唐成都福感寺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蠅蠅咬咋膚體云捨內財用答劬勞次則刺血寫經又次則鍊臂至於拔耳剌目餵飼鳥獸既而行步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皆空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嘗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以大

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
帝累勸勉且務久長修練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絕有緣
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塔號悟真也蜀都止呼定蘭
塔院焉

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姓周氏劍南人少多英敏尋預僧
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乃抗志雲
遊造龍潭信禪師是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
室鑒強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受鑒鑒接行數步

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
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武陵太守
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四海禪徒輻輳千人其於訓授
難窺邊際雪峰叅見鑒深加肯重焉咸通六年十二月三
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耶夢覺覺非復有何
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床坐
七日如生按德山簡州人姓周嘗講金剛經時人號周
金剛攜青龍鈔疏出蜀謁龍潭師師點紙燈與之尋復

吹滅遂大悟集鈔疏于庭焚之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
于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于巨壑遂辭去宗風大振
凡僧到門便用棒撻之禪家稱為德山棒云

新都縣北二十五里大梵寺舊名李眉俗呼塌背在漢
州大安鄉界唐咸通間有僧自稱李姓眉長尺餘前者
蓋唇傍者覆肩居民呼為李眉延奉之者或見甘露聖
燈之應壽百有七趺化於中和七年乾德間伐蜀寺僧
乃火其真身焉

唐釋圓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時號奇
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
啟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
其大門屋壁畫俱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
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於講堂前梭欄
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
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郾人姓趙童推出家善明篇韻
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
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
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
摘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就三論是
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
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
孤貞不羣諸偶散于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

日不畜侍人不受人施夜宿本房但坐床心兩頭塵合
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有聞熙名就房參
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迴預席者共
憚之年九十卒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
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貶眼也
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
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
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
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
珠師曰失却也

青州禪師洪杲道場在成都東十數里普通山上宋何
耕自龍華山歸經過其處作詩述曰錦城之東山培塿

突起伽藍壓山口入門氣象頗不凡在昔規模定非苟
黃絹碑詞著眼看青州老衲知名久自披榛徑結茅屋
不剪霜鬢散蓬首市門有女奉巾盥衣襪無花生穢垢
至今一轉鵲鴿語散作諸方獅子吼祖燈寂寞何人繼
宰堵宮堯惟鬼守法席草長深沒膝僧榻屋穿先見斗
似聞占籍多衍沃合選名緇振頽朽我來不覺三嘆息
眼底盡空諸所有自開麤席掃塵坐聊寄閒眠憩奔走
夢回中夜雨鳴簷卧聽東風寒入牖明朝散步轉山脊

好語相呼聞野叟抽苦也見麥飆浪搗麴懸知香滿手
須臾日影散林樾絢練春光被花柳僕夫催歸屢不應
景物殊佳寧忍負出山騎馬更躊躇乘暇應須重載酒
又潼川西峰寺載杲公一偈云秋風吹客衣秋葉落庭
戶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好山好水皆可歸無佛無
祖不得住脫羅籠何所寓忿怒那吒笑點頭泥牛拔斷
珊瑚樹

五代梁成都府東禪院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

蘭溪登高人也七歲出家為童侍一日誦法華經一千
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
籬論詩互吟尋偶對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
之狀可觀受衆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
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故與常貌不同後思登
華嶽北謁邢帥成汭於龍興寺安置時何翰吳融謫官相
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
誣譖黜於公安鬱悵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

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
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
居春秋八十一塔號白蓮在成都北門外弟子曇域集
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

什邡小蓬山保聖寺鏡鐙禪師以唐天福中卓錫本山
古松下有清泉迸出遂結廬作終身計木食澗飲與馬
頭陀化成寶坊至數百人或以事聞所司投之瀘南數
年抵書門人曰明年三月二十日吾償債畢矣是時可

來迎我及期詣公府辭曰暫別歸去願珍重吏叱之曰
汝罪人寧不知法求去何耶師笑曰君不曉我意非此
耳遂于庭下儼然化去官吏大驚遣人肩輿送還百夫
莫能舉翌日其徒至焚香悲號二僕舁歸奉安山中今
三百年儼然如生元祐間羣盜入寺妄意師腹中有金
帛遂剗刃脇下而鮮血迸流盜怖走匿岩下俄山摧而
壓殺之邑人楊惠昌修寺夜夢一老僧乞頭帽翌日至
山視師頭帽果為人竊去紹興二年大丞相張公德遠

以使相出為川陝宣撫制置使屢禱有應上聞詔賜定
應禪師某往來山間探幽勝三十年矣酷愛其清絕戀
戀不忘嘗自紫微度綿水頓覺佳氣逼人竹木蕭蕭樓
殿聳岌松根寒泉流注不竭懸崖萬仞瀑布如線山腰
有大小白崖甚奇上有太子宫遺址僅存而事迹不可
攷崖下有洞極深邃中有石硯撐之左右映出白龍十
三蜿蜒如畫又自西越澗行一里有馬師井捫蘿陟磴
至峰頂有石室可坐百人蝙蝠大如鳥所謂蝙蝠洞者

北望仙居其狀如偃月真名山也禪師宅其間豈偶然哉宋紹興九年謝中記

預知禪師不知何許人唐末居什邡龍居寺凡事預知孟蜀主景欲攜花藥夫人至寺祭掃父知祥墓因避暑師前月戒寺僧敬待景至知而異之賜號普通大師有勅牒碑

張有定光福院西睦定身記云府城之東列剎相望惟光福距城為近名禪寺有西睦定身舍焉而院宇叢然

介于民居寄櫺連棟標揭不存往來者弗知為院也余
官華陽旦莫過門久而始得其處異日晝香訪之像設
沒蛛窠鼠塵鑪無餘灰主僧法緣踉蹌出迎問其興廢
漫不能知出左券數紙示余蓋偽蜀廣政施者名氏而
圖經及清獻趙公成都記略無半辭紀撫則院之不振
也久矣按傳燈錄益州有二禪字異而同音曰西睦嗣
東院從諗曰棲穆嗣夾山善會今定身即東院之嗣也
嘗開堂有俗士舉手曰老子便是一驢師曰山僧為汝

跨彼無語後三日復來曰某前日被賊師拈杖逐出平
居忽喚侍者其人應諾即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其機
緣止此然一嚮可知鼎味矣先緣嗣法病此院之壞使
其徒持簿乞民間微細積累仍其址而新之為佛殿齋
廳兩挾屋栖止之房庖厨之所以居其屬所有定身閱
歲滋久雖真骨強勁幻膚堅密不杌不倚然鉛采滂漑
相好黝昧家君始倡邑人出力嚴之乃施髹漆乃閤龕
室神宇凜然乃還舊觀既成集其徒散諸香花聲饒鼓

魚螺設伊蒲之饌以落之間禱家君命牛馬走為記余
觀世間迷誤之流愛其幻軀不啻金玉然數十寒暑則
老死翳滅飄為煨塵彼達者則不然棄之尸阯林以飼
烏鳥初不以為難而戒光定力烝休膠固歷劫壞而自
如乃知一切法以愛故壞舍故常在豈謂是耶雖然一
受其形成就破壞固已具足而余乃以世間情想讚歎
刻畫豈真知師者邪姑鑱之石以識歲月紹興十六年
記

釋僧緘者姓王氏京兆人以唐同光二年入蜀居淨衆寺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落第入寺寫憂於竹松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見呼緘曰偶知耳處厚因拈府試賦藁與緘覽之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耳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皆貯之矣遂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悰祠坐於西廡下

俄有數吏自堂宇間綴行而出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
叅處厚惶遽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
命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處厚已駭但問明
年及第為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其嚴密
而已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暝而別至春試罷處厚
迺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
一馬百日為程及呼榜出恰有八士二王處厚與王慎
言也惡其百日為程而處厚策名之榮止得百二十日

暴卒

羅江縣治北有寺僧馬法相傳五代時有禪僧居之每日夕誦金剛經後順寂茶毘獨心舌不燼其徒作塔以藏歲時叅禮甚衆人或以手入塔摸驗宛然溫軟及出視之則堅硬石矣其狀酷似今猶存

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眉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繫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

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與和尚溫門舜峰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初住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
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瞞好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
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啞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
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
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
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
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問如何是香林

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
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
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
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
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
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
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

如是大人相師曰泥涅三官土地堂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
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嘴飛超三界外綠毛也
解道煎茶

成都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
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
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闕鑰彌綸宇宙

偏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形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
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洞達施為經行坐卧頭頭合道
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
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
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
自生違背可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
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

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
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
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
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能改坐湯錄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游
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
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
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

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
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
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
所難為嗟吁乎師

宋初彭州北城有胡釗者字倚天里中號為高貲修積
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
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任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
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

焉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有僧被破
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者以問倚天但笑而不答
自知王現其相陰護持之耳文同有胡氏三遇異人記
此其一云

文同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
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
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
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

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
所有俗年六十示減于大慈寺之甘露道場慶厯五年
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囊中得八萬錢委其所
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
爾其為我命竒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
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
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
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于時遂召使圖其事

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絕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祕閣校理乞侍親得相于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師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僧云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順禪師西蜀人初出蜀時與園通訥偕行已而與大覺
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蘓公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
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
小刹及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
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
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叙別延之
至而師已化矣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
爐燒若能于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

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說處又作黃龍三闕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更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覘波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舒州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生於綿州蒲氏少尚氣節有卓識
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
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
縱不授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為務是有
希有年十八待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
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誠
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峰清涼國師所印可汝
敢雌黃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峰非有四

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有一衲見丫山情庵主師聞其飽叅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倘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

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
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積翠南禪師出世久
予見當使汝疾有瘳師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
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
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
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
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
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

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
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
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戲語問
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師
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飡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
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
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

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楊天惠北溪院化僧龕記云化僧者初不識誰何蒼顙鰲面去來耶繁間甚熟市人蓋多見之而無相問訊者崇寧五年十二月二日晨從外來乞食城中如故常洋洋也眡日欲是輒囊其衣若將去行次廬東小息於逆旅馬氏乞漿焉歛衽趺坐漿未饋而告寂玉骨山峙不机不倚邑人環禮日數百人有喜事者迎置北溪巖以髹漆闕以龕室取諸香花而散其上東蜀居士聞而嘆

曰異哉我昔未之見也是導師者不離闌闌喧闐而示靜便不鄙屠沽垢紛而示精潔不舍生死濁惡而示究竟不樂相好設飾而示堅固其音制和軟類近里社而莫知其名氏其膚理臞勁類七十許人而莫知其壽臘其衣履簡野類空林衲子而莫知其居止嗚呼生吾不知從師遊沒吾徒知志其迹是刻舟之說也雖然由吾之說矚師之相起欣慕相成淨信行庶其有從入哉師之寂凡三日始歸北溪後十日為之記

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

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
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
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
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於
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
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
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髻鬋

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
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嘆則故是點檢將
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
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耿延禧同庵記云禪老然公以同名庵常攜其榜隨所
居而揭焉蓋師佛家流也而游戲於篇章翰墨之事出
入乎公卿搢紳之間以儒釋同於一法師西蜀人也而
泛江湖涉嶺嶠不鄙夷夫瘴癘蠻獠之俗以遠近同於

一鄉雖然此殆見其小者爾方其晨而升堂莫而入室
皆楊歧圓悟之密旨也而與鐘魚鼓板同為一音以衣
冠來周旋應對及阿闍梨合掌問訊皆隨緣世諦之餘
事也而與萬象森羅同為一印是猶五百大阿羅漢各
解內外中間之言不當佛意而皆本乎佛之正理又如
衆大菩薩談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而不出乎維摩之一
默蓋餅盤釵釧吾見其為金而查梨橘柚吾知其為味
爾惡覩其異耶或問儒與老莊同異阮瞻對以將無同

或問儒與釋迥同異羅浮生對以直則同咄哉曲不失
其為同直何足盡同有同何傷乃必曰無同為貴乎是
未可與言同也爾時太秀居士說是法已重說偈曰彭
殤秋毫太山齊舉筵與楹厲西施一指一馬無兩岐此
語大羸師所嗤含裹十方真覺知觀十方空手所持一
切有物皆菩提此涉言詮師所離彼肇法師空怪竒南
泉庭花示全機要知覲面當機提如麻三斤時所疑語
默不犯離與微江南三月鷓鴣啼大同無我大音希言

語道斷絕百非世人未識同庵師欲識同庵參語辭紹興乙丑記

成都進士杜暹字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文與可贈之詩曰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流俗料得如今似我能自註云柳子玉嘗言伯升若及第不過似我耳蓋歆艷之辭

蜀中廣記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_臣翟 槐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陳 木

謄錄監生_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四

川西道四

昭覺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

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席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滿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予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

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
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叅堂便入侍者寮方
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
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王原無事祇要檀
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
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
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潭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

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
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綉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
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
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
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成都
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時
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
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

以卽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
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
風匝匝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
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
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
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
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
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

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
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
屎掇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趺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
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
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節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
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
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

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
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個是境那
個是法師曰却被闍梨奪却鎗問古人道桺栗橫擔不
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
纏足露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觀水潺潺師曰却須
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

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
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
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師曰閣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
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
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
樹倒藤枯為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

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
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
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
活也無師曰鷲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
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
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拈手上高峰師曰
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
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

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域中
日月縱橫挂一旦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水底揚
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綉三百六十骨節一一
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
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
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背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
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

日已後俊鶻趑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
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
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
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
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
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
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
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

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
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
格如藤倚樹銀山鍊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
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
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
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
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
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坐麼生道生涯

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
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
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把
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個甚麼可憐
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
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鼯鼠雲門睦州當面蹉
過德山臨濟誑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
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

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
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于昭
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
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
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
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
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

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
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
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
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
首衆以師繼席焉

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
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居臣齊透四
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颭颭把住則空空

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
曰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
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
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叩
闕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
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或
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荅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須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捩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

頭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
何為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庭前栢
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
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
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闕楔子且不是釘餌底言
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
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

天快著精彩

成都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
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
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
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
烟景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昭覺佛果禪師住成都府崇寧萬壽禪寺初在昭覺受

具六祖請拈帖示衆云幸自無事須要個護身符子作麼然禍不入慎家之門且作麼生斷這公案會麼兵隨印轉請維那剖露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西舍翁隨例得一楸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撇擊禪床退上堂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脚聞猛提取更有一

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
攪長河為酥酪鰕鱗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
黃金窮漢依前赤骨立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
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
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
爛熳花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
分明向誰說嗔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
迷說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

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金重
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
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
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
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師因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於言
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
開山雁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
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
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宕
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山出手
者麼唱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
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輓洗
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
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

得個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
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
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
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
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
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
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
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

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
不晴吐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鋤牛明眼漢合作
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雨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
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
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
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
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

何是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個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個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雁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
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
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
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
骨塔於鼓山

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
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

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瑯琊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琊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

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志
師不為禮窘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
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
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
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
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
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即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
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

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途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叱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予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

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
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
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
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
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
當今日你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
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
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

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
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不自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是含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
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
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
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
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

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
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
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
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
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
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

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
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
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
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
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
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
個個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

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
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
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
似為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
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孤村只
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
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原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
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閣

梨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因病示
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
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
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個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
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
于寺西

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

出家得度受具徧游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
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
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
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瞋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
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麼椀各請歸堂去又曰法不爾
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
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增

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猶不及幸而
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象同慶且道大功不
牢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鑿鑿打鼓祭江神
又曰寶劍拈來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
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銑亦非
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
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
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不絕已躬上無攀

仰孤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
事又作麼生休戀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又曰
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
須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
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
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
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
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槃

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躑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床下座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唱無風起浪俱胝只豎一指未免顛顛雪峰輓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著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臯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

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
如山如岳針鋒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閒突
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
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
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亡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遺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

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
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門適聖時未
透祖師關挨子也須存一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
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
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
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
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
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

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
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
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
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
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
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
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
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哉笑矣哉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
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飭飫貪賊徒大笑食罷復
曰刳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
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
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
師見佛不拜故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
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
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

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
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
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
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
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
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
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
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

吹作散場其笛聲鳴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
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
火盡始去衆奉舍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丈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
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
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
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甚麼

還委悉麼阿斯吒出

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
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
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
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
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成都范縣君婺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
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

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
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
來恁麼地近耶

簡州南岩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會得個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
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
即不問把定三關事如何師曰橫安鎮鎮鉶全正令曰把
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

頑曰恁麼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漢州無為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生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

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
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
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
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
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
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于是安心桃
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

盤山于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于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云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床夾云老兄作麼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靈隱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鼉鼻蛇
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
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
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
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
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
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白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

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

南康軍雲居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個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菴應聲喝曰閒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

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雲居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宛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于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

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佛眼謂口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

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報
應如響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
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
意出蜀至汚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
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
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

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
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督地師便出後
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為
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閒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
炎未游四明主補陲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徒
溫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寧崇先上
堂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個開口處不可得如
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鉄負鞍各自著

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
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個甚麼瞞雪峰不
得上孤峰頂過獨木橋薦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
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
未然趂涼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
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處處覓不得止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處
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

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走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
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
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為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
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
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紗在一漚前
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
煮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
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

許一桶趲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
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栖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
還有具透闕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
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個山僧自
知諸人底個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
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攏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
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
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
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
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
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
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污染底麼良久曰這一
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
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
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銍玉線通時潛舒

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
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
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
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
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
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崇先
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空禪師

宋郭印超悟院記云成都大慈寺曰聖慈唐至德初所

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衝會百工列肆市聲如雷政和
二年冬火其旁小院十有六府帥席公旦請于朝頒緡
改建超悟宣梵嚴淨三刹使學禪者居超悟學律者居
宣梵學講者居嚴淨而超悟則命僧文英主之英承灰
燼之餘鳩工庀徒創建禪宇凡為屋千楹且闡龍宮以
藏貝葉規模恢敞氣象雄特始成而旁院復火勢且延
及師丞白府毀正寺之三門以絕之請後自建火乃止
而三門復新師用力勤矣院始無田師合施者金錢且

請廢寺之產於官成三百畝以備桑門之供師死嗣子
義登義全各益以家田及誘福唐朱氏得百畝故能耽
耽為大叢林無復異時囂塵煩汙之聲可喜也雖然院
之廢興於佛何有昔持地菩薩平治險隘修作橋梁毘
舍如來謂曰常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師前知方寸
之間具大寶剎巍巍堂堂鎮四天下火不能燒水不能
沒雖八萬四千浮屠寶塔之功有所不及亘閭浮提皆
超悟矣師姓蘓氏泉州人往來商成都富鉅萬留意禪

悅忽若有悟盡捐資移書別妻子祝髮於嘉祐院妻子
萬里入蜀訪之師絕不復見堅坐一室歷三日寂無人
聲妻子知師志不可奪棄去以故聲望愈高四坐道場
住超悟二十餘年而沒義登懼其師之功不彰求予記
其事

元智中國師彭縣人也生有異相年十二即禮月光禪
師清修苦行晝夜不息後惠心授松潘都綱師隨行尋
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師居邊撫化番夷莫不投服

天興間累加封國師仍賜勅誥降銀印師在邊四十餘
年化行功著國朝成化二年已踰七十詔歸彌陀庵優
老焉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